

中国经典名著

文明小史

（上）

〔清〕李伯元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1
第二回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 8
第三回 矿师窳墙逃性命 举人系狱议罪名 16
第四回 仓猝逃生灾星未退 中西交谪贤守为难 24
第五回 通贿赂猾吏赠川资 听撺拨矿师索赔款 34
第六回 新太守下马立威 弱书生会文被捕 43
第七回 捕会党雷厉风行 设捐局痴心妄想 50
第八回 改洋装书生落难 竭民膏暴吏横征 58
第九回 毁捐局商民罢市 救会党教士索人 68
第十回 纵虎归山旁观灼见 为鱼设饵当道苦心 76
第十一回 却礼物教士见机 毁生祠太尊受窘 84
第十二回 助资斧努力前途 质嫁衣伤心廉吏 93
第十三回 不亢不卑难求中礼 近朱近墨洞识先机 101
第十四回 解牙牌数难祛迷信 读新闻纸渐悟文明 109
第十五回 违慈训背井离乡 夸壮游乘风破浪 117
第十六回 妖姬纤竖婚姻自由 草帽皮靴装束殊异 124
第十七回 老副贡论世发雄谈 洋学生著书夸秘本 132
第十八回 一灯呼吸竟说维新 半价招徕谬称克己 140
第十九回 婚姻进化桑濮成风 女界改良须眉失色 148
第二十回 演说坛忽生争竞 热闹场且赋归来 156
第二十一回 还遗财商业起家 办学堂仕途借径 163
第二十二回 巧夤缘果离学界 齐着力丕振新图 171
第二十三回 为游学枉道干时 阻翻台正言劝友 180

第二十四回　太史维新喜膺总教 中丞课吏妙选真才 188
第二十五回　学华文师生沆瀣 听演说中外纠缠 196
第二十六回　入会党慈母心惊 议避祸书生胆怯 204
第二十七回　湖上风光足娱片晌 官场交际略见一斑 212
第二十八回　戕教士大令急辞官 惧洋兵乡绅偷进府 221
第二十九回　修法律钦使回京 裁书吏县官升座 229
第三十回　办刑钱师门可靠 论新旧翰苑称雄 237

楔　子

做书的人记得：“有一年坐了火轮船在大海里行走，那时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顶，四下观望，但见水连天，天连水，白茫茫一望无边，正不知我走到那里去了。停了一会子，忽然东方海面上出现一片红光，随潮上下，虽是波涛汹涌，却照耀得远近通明。大众齐说：“要出太阳了！”一船的人，都哄到船顶上等着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阳果然出来了。记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饭才罢，随手拿过一张新闻纸，开了北窗，躺在一张竹椅上看那新闻纸消遣。虽然赤日当空，流金铄石，全不觉半点蔼热，也忘记是什么时候了。停了一会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乌云，隐隐有雷声响动，霎时电光闪烁，狂风怒号，再看时，天上乌云已经布满。大众齐说：“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关窗的关窗，掇椅的掇椅，都忙个不了。不消一刻，风声一定，大雨果然下来了。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什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何以见得？



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正是：

读书自昔轻司马，直笔于今笑董孤；
腐朽神奇随变化，聊将此语祝前途。

书中所言何事，且听初回分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回 校士馆家奴谈历史 高升店太守谒洋人

却说湖南永顺府地方，毗连四川，苗汉杂处，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虽说军兴以来，勋臣阀阅，焜耀一时，却都散布在长沙、岳州几府之间，永顺僻处边陲，却未沾染得到。

所以，他那里的民风，一直还是朴陋相安。只因这个地方山多于水，四面罔峦回伏，佳气葱定，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处山凹之中，倚树为村，临流结舍，耕田凿井，不识不知，正合了大学上“乐其乐而利其利”的一句话。所以，到这里做官的人，倒也镇日清闲，消遥自在。不在话下。

且说这时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继贤，本籍江西人氏，原是两榜进士出身，钦点主事，吏部观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升员外，由员外而升郎中。这年京察届期，本部堂官见他精明练达，勇敢有为，心地慈祥，趋公勤慎，就把他保了进去。

引见之后，奉旨记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这个缺，题本上去，又蒙圣上洪恩，着他补授。谢恩之后，随向各处辞行。有一个老友，姓姚名士广，别号遁盦，本贯徽州，年纪七十多岁，本在保定书院掌教。这番因事进京，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从此南北睽违，不能常见，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几日，一同出京。到了临动身的头一天，姚老先生在寓处备了一席酒替他饯行。约摸吃到一半，姚老



先生便满满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说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简命，下治万民。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轻，在汉朝已是二千石的职分。地方虽一千余里，化民成俗，大可有为。愚兄所指望于老弟者，只此数言。

吾辈既非势利之交，故一切升官发财的话头，概行蠲免。老弟如以为是，即请满饮此杯。”原来这位姚老先生，学问极有根底，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纪虽已古稀，却是最能顺时达变，所有书院里的学生，无有一个不佩服他的。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于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倾倒。且说当日听了他这一番言语，便接杯在手道：“小弟此行，正要叨教吾兄，今蒙慨赠良言，尤非寻常感激。但是目下放了外任，不比在京，到任之后何事当兴，何事当革，还求吾兄指教一番，以当指南之助。”说吧，便干了那杯酒，将酒杯送还姚老先生，自己归坐，仍旧对酌。姚老先生道：“要兴一利，必须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谈。就以贵省湖南而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话，道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说这话，并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头，原因我们中国，都是守着那几千年的风俗，除了几处通商口岸，稍能因时制宜，其余十八行省，那一处不是执迷不化，杆格不通呢？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老弟，你记好我一句话，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复哩！”柳知府听了此言，甚为惊讶，除了赞叹感



激之外，更无别话可说。当夜席散之后，自行回 寓。次日分手，各奔前途。

姚老先生自回保定，接下不表。且说柳知府带了家眷，星夜趱行，其时轮船已通，便由天津、上海、汉口一路行来。他自从通籍到今，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不料外边风景，却改变了不少，因此一路上反见识了许多什面。到了湖南，上司因为他久历京曹，立刻挂牌，饬赴新任。到任之后，他果然听了姚老先生之言，诸事率由旧章，不敢骤行更动。过了半载，倒也上下相安，除睡觉吃饭之外，其余一无事事。只因他这人生性好动，自想我这官，一府之内，以我为表率，总要有些作为，方得趁此表见。想来想去，却想不出从那里下手。齐巧这年春天，正逢岁试，行文下去，各学教官传齐禀生，携带门斗，知会了文武童生，齐向府中进发。这永顺府一共管辖四县，首县便是永顺县，此外还有龙山、保靖、桑植三县。通扯起来，习武的多，习文的少，四县合算，习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却在三千以外。当下各属教官禀见了知府，挂牌出去，定于三月初一考阖属文童经古，初三考试正场。原来这柳知府虽是时文出身，因他做廪生时考过优拔，于经史诗赋切学问，也曾讲究过来。他在京时候，常常听见有人上廪折子请改试策论，也知这八股不久当废。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受他熏陶涵育，自然把气质渐渐的改化过来。所以，此时便想于此中搜罗几个人才。当下先出一张告示，叫应试童生，于诗赋之外，准报各项名目，如算学、史论之类。无奈那些童生，见了不懂，到了临期点名，只有龙山县一个童生报了史论，永顺县一个童生报了笔算，其余



全是孝经论、性理论，连做诗赋的也寥寥无几。柳知府点名进来，甚为失望，无奈将题目写了，挂牌出去。

报笔算的居然敷衍完卷。考史论的那个童生，因见题目是《韩信论》，他虽带了几部《纲鉴易知录》、《廿一史约编》之类，却不知韩信是那一朝的人物，查来查去，总查不到。就求老师替他转禀大人，说这个题目不知出处，请换一个容易些的。老师被他缠不过，先同监场的二爷商量。只见一个二爷，接过题目一瞧，说韩信这个名字很熟，好象那里会过似的，歪着头想了半天，说："是了，你这位相公书没有读过，难道戏亦没有瞧过吗？《二进宫》杨大人唱的末了一句，什么汉韩信命丧未央，可不是他吗？他是汉朝人，如果不是，为什么说是汉韩信呢？"那二爷说到这里，旁边有他一个伙计，插嘴道："老大！你别夸口，既然韩信是汉朝人，为什么前头还说他是登台拜将的三齐韩王呢？据我说，这韩信一定是齐国人。"回头同那童生说："相公！你别上他的当，你照我的话去做，一定不会错。"那晓得这个童生，自小生长外县，没有瞧过京戏，连他们说的什么《二进宫》也不知道，仍旧摸不着头脑。到底托了老师回了知府，重新出了一个《管仲论》，是《四书》上有的，不消再查《纲鉴》了。齐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是管仲两个字的题目，被那童生查着，把他喜欢的了不得。连忙改头换面，将八股改做八段，高高兴兴腾了出来，把卷子交了进去。师爷打开一看，只是皱眉头。柳知府问他做的怎么样？师爷说：

"如果改做八股，倒还有些警句，现今改做史论，却有许多话装不上。"说着便把这本卷子送了过来说："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太尊过目，再定去取吧。 ”柳知府看了一遍，觉着实在太难，心下踌躇道：这样卷子怎么好取？然而通场只有他一本，他虽做得不好，到底肚皮里还有这史论两个字，比着那些空疏无据的自觉好些。无论如何，此人不肯随俗，尚有要好的心肠，总要算得一个有志之士。不如胡乱将他取了出来，叫别的童生看看，也可激励他们的志气，向史鉴上讨论讨论，也是好的。主意一定，便把那个考笔算的取了算学正取，这个做管仲论的取了史论次取，另外又取了几本诗赋。发出案来，接着便是正场、初覆、二覆、三覆，不到半月，都已考完。

发出正案，跟手考试武童。第一场马箭，是在演武厅考的。

第二场射箭，就在本府大堂校阅。因为人多，便立了三个靶子，一排三人同射，免得耽误日期。是日，柳知府会同本城参府，刚刚升堂坐下，尚未开点，忽见把大门的带进一个人来，喘吁吁跑的满头是汗，当堂跪下。那人自称：“ 小的纪长春，是西门外头的地保。今天早上，西门外高升店里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里来说，他店里昨儿晚上来了三个外国人，还跟着几个有辫子的。 ”知府道：“ 那一定是中国人了。 ”地保道：“ 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们中原人，为什么戴着外国帽子呢？ ”知府又问：“ 你瞧见了没有？ ”地保道：“ 店小二来报，小的就去瞧了一瞧。外国人是有几个，小的也不敢走进去，怕是惊了他们的驾，就赶到大人这里来报信的。 ”知府问道：“ 他们来做什么的呢？ ”地保道：“ 小的也问过店小二，店小二说，昨天晚上有一个有辫子的外国人，为了店小二父亲不



当心，打破他一个茶碗，那个有辫子的外国人就动了气，立时把店小二的父亲打了一顿，还揪住不放，说要拿他往衙门里送。店小二是吓的早躲了出来，不敢回去。”知府道：“混帐东西！我就知道你们不等到闹出乱子来，也就躲着不来报了。打碎一个什么碗？你知道，弄坏了外国人的东西，是要赔款的吗？”地保就从怀里掏出两块打碎的破磁盘子送了上去，说：“那碗是个白磁的，只怕磁器铺里去找还找的出。”知府取过来仔细端详过一回，骂了一声：“胡说！”说：“这是洋磁的，莫说磁器铺里没有，就是专人到江西，也烧不到这样。这事闹大了！先把这混账东西锁了起来，回来再办他！”地保听了这话，连忙自己摘掉帽子，爬在地下磕响头，嘴里说：“大人恩典！大人超生！”知府也不理他，又问：“店小二呢？”地保回：“躲在小的家里。”知府说：“原来你们是通同一气的！”顺手抓了一根火签，派了一名差，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差人奉命自去不题。知府便说：“今日有交涉大事，只好暂时停考，等外国人这一关过去，再行挂牌晓谕。”说着就要退堂。那些童生虽然不愿意，无奈都有父兄师保管束，也只发退了出去。这里知府便让参府到签押房里共商大事。参府说：“既然外国人到此，我们营里应得派几个兵前去弹压闲人，以尽保护之责。”知府道：“老兄所见极是。”参府也不及吃茶，立刻辞了出来，坐轿而去。知府忙叫传首县，原来首县正从府里伺候武考，参堂以后，没有他的事情，便即打道回衙。刚刚走到半路上，齐巧地保、伙计赶来送信，他便不回县衙，立刻折回本府衙门，坐在官厅上等候知府。又叫请刑名韩师爷。跟



师爷的小厮说：

“不敲十二点钟，是向例叫不醒的。”知府无奈，只得罢手。不消一刻，首县进见，手本上来，知府赶忙叫请。首县进来，请了安，归了坐，知府便说：“西门外来了几个外国人，老兄知道么？”首县说：“卑职也是刚刚得信，所以来回大人，请大人的示，该怎么办，还是理他的好，还是不理他的好？横竖他们到这里也没有到大人这里来拜过。”知府道：“现在乱子都闹了出来了，你不理他，他也要找你了。”首县忙问什么乱子。

知府说：“难道你不还不知道？”便把地保所禀，店小二的父亲打碎了他们一个碗，被他揪住不放，还要往衙门里送的话说了一遍。首县听了，呆了半天不能言语。知府道：“你们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不知道里头的情形。兄弟在京里的时候，那些大老先生们，一个个见了外国人还了得！他来是便衣短打，我们这边一个个都是袍褂朝珠。无论他们那边是个做手艺的，我们这些大人们，总是同他并起并坐。论理呢，照那中庸上说的，柔远人原该如此。况且他们来的是客，你我有地主之谊，书上还说送往迎来，这是一点不错的。现在里头很讲究这个工夫，以后外国人来的多了，才显得我们中国柔远的效验咧。依兄弟愚见，我们此刻先去拜他，跟手送两桌燕菜酒席过去，再派几个人替他们招呼招呼，一来尽了我们的东道之情，二来店家弄坏了他的东西，他见我们地方官以礼相待，就是有点需索，便也不好十分需索，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等到出了界，卸了我们干系，那怕他半路上被强盗宰了呢？”首县道：“大人明见，卑职就跟了大人一块儿去。”知



府说：“很好。但是一件，我们没有一个会说洋话的怎么好？”首县说：“卑职衙门里的西席老夫子，有个姓张的，从前在省城里什么学堂里读过三个月英文的，现在请他教卑职的两个儿子读洋书。”知府说：“原来世兄学习洋文，这是现在第一件经世有用之学，将来未可限量，可喜可敬。”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请县里张师爷。

停了一会了，张师爷穿了袍褂，坐轿来了。知府接着，十分器重，说了些仰慕的话。张师爷也高兴的了不得。三人会齐，立刻鸣锣开道，齐奔西门外高升店而来。有分教：太尊媚外，永顺县察看矿苗；童子成军，明伦堂大抒公愤。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识大体刺史讲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

却说柳知府同了首县、翻译，一直出城，奔到高升店，当下就有号房，抢先一步进店投帖。少停，轿子到门，只见参府里派来的老将，带了四个营兵，已经站在那里了。且说这店里住的外国人，原来是意大利国一个矿师。只因朝廷近年以来，府库空虚，度支日绌，京里京外，很有几个识时务的大员，晓得国家所以贫弱的缘故，由于有利而不能兴。什么轮船、电报、织布、纺纱、机器厂、枪炮厂，大大小小，虽已做过不少，无奈立法未善，侵蚀尤多，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更有两件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不考求的，一件是农功，一件是矿利。倘把这二事办成，百姓即不患贫穷，国家亦自然强盛。



所以，那些实心为国的督抚，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个都派了委员到东洋考察农务，又从外洋聘到几位有名矿师，分赴各府州县察看矿苗，以便招人开采。这番来的这个意大利人，便是湖北总督派下来的。同来的还有一个委员，因在上县有事耽搁，所以那矿师先带了两个外国人，一个通事，两个西崽，一共六个人，早来一步。到永顺城外找到高升店住下，原想等委员来到，一同进城拜客，不料店小二因他父亲被打，奔到地保家中哭诉，地保恐怕担错，立刻进城禀报，偏偏碰着柳知府又是个极其讲求外交的，便同了首县先自来拜。名帖投进，亏得那矿师自到中国，大小官员也见过不少，很懂得些中国官场规矩。

况且自己也还会说几句中国话，看过名帖，忙说了声："请！"柳知府当先下轿，走在头里，翻译张师爷夹在中间，首县打尾。进得店门，便有店里伙计领着上楼，那矿师已经接到扶楼边了。见面之后，矿师一只手探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国礼信的，连忙伸出一只右手，同他拉手。下来便是读过三个月洋书的张师爷，更不消说这个礼信也是会的，还说了一句外国话，矿师也答还他一句。末了方是首县，上来伸错了一只手，伸的是只左手，那矿师便不肯同他去拉，幸亏张师爷看了出来，赶紧把他的右手拉了出来，方算把礼行过。那矿师同来的伙计，连着通事，都过来相见。那通事鼻子上架着一付金丝小眼镜，戴着一顶外国困帽，脚上穿著一双皮鞋，走起路来格吱格吱的响，浑身小衫裤子，一律雪白，若不是屁股后头挂着一根墨测黑的辫子，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国人了；见了人并不除去眼镜，朝着府县只作一个揖，亏他中国礼信还不曾忘记。一



时分宾坐下，西崽送上茶来，便是张师爷一心想卖弄自己的才学 ，打着外国话，什么温（one）、吐（two）、脱利（three）、克姆（come）、也斯（yes）闹了个不清爽。起先那矿师还拉长了耳朵听，有时也回答他两句，到得后来，只见矿师一回 皱皱眉头，一回抿着嘴笑，一句也不答腔。府县心里还当他们话到投机，得意忘言。停了一歇，忽见矿师笑迷迷的打着中国话向张师爷说道：

“张先生，你还是说你们的贵国话给我听吧，你说的外国话不要说我的通事不能懂，就是连我也不懂得一句。 ”大家到这里，方才明白是张师爷工夫不到家，说的不好，所以外国人也不要他说了。张师爷听了这话，把他羞的了不得，连耳朵都绯绯红了，登时哑口无言，连中国话也不敢再说一句，坐在那里默默无声。首县瞅着，很难为情，亏得柳知府能言惯道，不用翻译，老老实实的用中国话攀谈了几句，矿师却还都明白，就说；“兄弟在武昌见过制台。这位制台大人，是贵国里的一个大忠臣，知道这开矿的利比各种的利益都大，所以才委了我同着金老爷来在贵府。一路察看情形，到了长沙，我还去拜望你们贵省的抚台。这抚台请我吃晚饭，他这人也是一个很明白的。今天到了贵府，因为金老爷还没有到，所以我没有到贵府衙门里拜见。

现在劳驾得很，我心上很欢喜。 ”当下又说了些客气话，柳知府也着实拿他恭维，方才起身告别。柳知府还要约他到衙门里住，他说等金老爷到了再说。彼此让到扶梯边，又一个个拉了拉手，矿师便自回去。府、县同了张师爷下楼上轿，一直回到府衙门。知府下轿，依旧邀了首



县同张师爷进去谈天。张师爷便不及上次高兴。知府还留他吃饭，他不肯吃，先回去了。这里首县说：“今儿卑职保举匪人，几乎弄得坍台，实在抱愧得很。”知府道：“你不用怪他，他学洋文学问虽浅，这永顺一府，只怕除了他还找不出第二个，留他在这里开开风气也好。

老兄你回去，总要拿他照常看待，将来兄弟还有用着他的地方呢。”当下又讲到店小二父亲打了他们的碗，刚才居然没有提起此事，大约是不追究的了。说到这里，门上来回：“店小二已经锁了来，现在就叫原差押着他去找他父亲去了，把他爷儿俩一齐拿到，连着地保三个，，还是发县呢，还是老爷亲自审？”知府道：“一时也还用不着审，但是放亦放不得的，尚若放跑了，将来外国人要起人来，到那里去找呢？他们外国人最是反面无情的，究竟打掉一个碗，不是什么要紧东西，也值得拖累多少人，叫人家败家荡产吗？不过现在他们外国人正在兴旺头上，不能不让他三分。

可怜这些人那一个不是皇上家的百姓，我们做官的不能庇护他们，已经说不过去，如今反帮着别人折磨他们，真正枉吃朝廷俸禄，说起来真叫人惭愧得很！然而也叫做没法罢了。现在且等金委员到了再讲，看来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的。”那门上便自退出。首县又说了两句，亦即辞了出来。知府送客回去，连忙更衣吃饭。等到中饭吃过，便有学老师托了门上拿着手本上来，请示几时补考武童。他们人多，而且多是没有钱的，带的盘缠有限，都是扣准日子的，在这里多住一天，吃用也着实不少，有了日子几时补考，就好安顿他们了。知府道：“我拿得定吗？我巴



不得今天就考完，早考完一天，他们早回去一天，我也乐得早舒服一天。无奈外国人在这里，不定什么时候有事情，叫我怎么能够定心坐在那里，一天到晚的看他们射箭，弄这个不急之务呢？而且还有一句话问问他们，射箭射好了，可是能够打得外国人的吗？”原来柳知府因为刚才捉拿店小二父亲一事，同首县谈了半天，着实有点牢骚，心想我为一府之尊，反不能庇护一个百姓，还算得人吗？因此睡中觉也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越想越气。齐巧门上来回这事，算他倒运，碰了个钉子。门上出去之后，便一五一十对着老师说了。老师无奈，各自回寓。接着一班禀保来见，老师又同他说了，还说太尊正在不高兴头上，只好屈诸君暂留两天，少不得总要考的。

众禀保道：“考是自然要考，本城的童生还好，但是那些外县的，还有乡下上来的，大家都是扣准了日子来考，那里能够耽误这许多天？一个个吃尽用光，那里来呢？”老师道：“太尊吩咐下来，我亦没有法想。”众禀保无奈，也只好退了出来，传知各童生，大众俱有愤愤之意，齐说：“知府巴结外国人，全不思体恤士子！”这个风声一出，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霎时间满城都已传遍了。后文补叙。

且说那湖北制台派来的金委员，是个候补知州，一向在武昌洋务局里当差。从前出过洋，会说英、法两国的话，到省之后，上司均另眼相看。此番委他同了矿师沿途察勘，正是上宪极力讲求为国兴利的意思。那日柳知府去拜矿师，矿师原说他不日可到，果然未及上灯时分，已见他拿着手本前来禀见。柳知府立刻请见，行礼归座。寒暄了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